

《话说漳州》丛书之三



侨台情缘

郑来发 沈顺添 编著

QIAOTAIQINGYUAN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话说漳州》丛书之三

侨台情缘

郑来发 沈顺添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漳州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编. —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 7
ISBN 7 - 80562 - 979 - X

I. 话 ... II. 中 ... III. 漳州市—概况
IV. K925.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0528 号

侨台情缘 (郑来发、沈顺添/编著)

(《话说漳州》丛书之三)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 编
厦门卓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设计

* *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福建出版中心)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4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562 - 979 - X
K · 48 定价：10.00 元

《话说漳州》丛书

总序

一本书，其实就是一种记忆。当时间从我们身边匆匆流逝，曾有的辉煌、曾经的灿烂悄然凝结成沉重的情怀。

今天，一套叫作《话说漳州》的丛书，让所有热爱漳州的人，留存了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打开丛书，一座拥有 13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座崛起中的现代沿海开放城市，款款而至。在这里，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这里，名胜古迹有着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在这里，光阴荏苒割不断侨台情缘；在这里，海滨邹鲁的厚实底蕴静静地展现着漳州文化的无垠，千古高风延绵到今。

《话说漳州》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市历史文化解读和全面系统宣传漳州的空白，为所有关注漳州的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漳州的窗户，使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漳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更为完整的认知。

因为兴趣而了解，因为了解而热爱。我们相信，丛书将更深层次地激发漳州人民对故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励龙江儿女满怀豪情地投身于家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丛书的策划编著，凝聚了部里同志和专家学者的诸

多心血，历经数年，终成此书。诚然，要对漳州作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和展望，并非易事，书中的观点，也仅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偏颇和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与方家不吝赐教。

是为序。并藉此感谢所有关心、支持丛书出版的领导和同志。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

2003年6月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沧桑出国史

- | | |
|-----------------------------|--------|
| 第一节 漳州人出国溯源 | (1) |
| 第二节 明至鸦片战争前漳州华侨的形成与发展 | (3) |
| 第三节 近代漳州人的出国谋生 | (11) |

第二章 开发侨居地

- | | |
|---------------------------|--------|
| 第一节 开发、建设新加坡 | (17) |
| 第二节 漳州华侨是马来西亚橡胶业奠基人 | (22) |
| 第三节 古晋开发功臣——杨元藻 | (24) |
| 第四节 泰国宋卡城主——吴阳 | (26) |
| 第五节 开发泰国拉廊的许泗章 | (27) |

第三章 拳拳赤子心

- | | |
|---------------------|--------|
| 第一节 漳州华侨与辛亥革命 | (30) |
| 第二节 漳州华侨与祖国抗日 | (36) |
| 第三节 赤诚报效新中国 | (46) |
| 第四节 慷慨捐赠 造福桑梓 | (57) |

第四章 侨乡与侨务

第一节	侨乡的形成与特点	(63)
第二节	归侨侨眷在漳州	(70)
第三节	保护归侨侨眷权益	(75)
第四节	侨乡展新姿	(78)

下 卷

第一章 漳台地缘

第一节	漳台远古连一体	(83)
第二节	“七省藩篱”密相依	(87)
第三节	漳台交通话海陆	(90)

第二章 漳台血缘

第一节	“左镇人”与“东山人”	(94)
第二节	追本溯源是一家	(97)
第三节	漳州人移居台湾	(99)
第四节	台湾同胞在漳州	(102)

第三章 漳台史缘

第一节	聚落台湾“小漳州”	(105)
第二节	开发台湾创伟绩	(108)
第三节	抗击侵略保宝岛	(111)
第四节	海上贸易历史长	(115)
第五节	回报祖家创新业	(118)

第四章 漳台神缘

第一节	妈祖崇拜	(121)
第二节	瘟神崇拜	(122)
第三节	开漳圣王和开漳功臣崇拜	(122)
第四节	关帝崇拜	(124)
第五节	“保生大帝”崇拜	(126)

第五章 岁时节缘

第一节	辞旧迎新歌“过年”	(130)
第二节	喜食“元宵”说“偷俗”	(137)
第三节	焚香扫墓话清明	(138)
第四节	端午驱邪划龙舟	(141)
第五节	七夕乞巧情人节	(143)
第六节	中秋月圆庆团圆	(144)
第七节	重阳登高倍思亲	(146)
第八节	冬至阳生春又来	(147)

第六章 民间俗缘

第一节	漳台婚俗礼数多	(150)
第二节	漳台土葬“理路”多	(155)
第三节	台湾杂俗八小录	(161)
第四节	民间禁忌十八则	(164)
第五节	民居建筑古习俗	(168)

第六节	饮食文化讲“清补”	(169)
第七节	衣饰万变不离宗	(171)
第八节	生产习俗听民谚	(172)
第七章 漳台文缘		
第一节	古汉语的“活化石”——闽南话	(175)
第二节	漳台独特俏皮话——台湾歇后语	(180)
第三节	漳台歌谣同一辙	(183)
第四节	漳台传说源流长	(188)
第五节	漳台诗文歌统一	(191)
第六节	同源同宗丰韵雅——漳台灯谜	(198)
第八章 漳台艺缘		
第一节	漳台戏曲姐妹花——歌仔戏	(205)
第二节	漳台曲艺同弦弹——锦歌	(207)
第三节	漳台古朴唐军剧——竹马戏	(208)
第四节	漳台悠扬古乐调——潮剧	(208)
第五节	掌中艺术甲天下——木偶戏	(210)
第六节	漳台神秘珍稀剧——皮影戏	(212)
第七节	漳台画坛同流派	(213)
第八节	漳台年画同风采	(215)
第九节	抗倭凯旋跳欢舞——大鼓凉伞	(216)
后记		(218)
本书下卷参考书目及材料		(219)

·上卷·

第一章 沧桑出国史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漳州市是福建省著名的侨乡，有70多万华侨分布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东南亚国家。

第一节 漳州人出国溯源

中国人出国历史悠久，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朝汉代。宋代朱熹的《萍州可谈》卷二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东南呼中国为唐。”古代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多称为“唐人”、“北人”、“中华人”、“中国贾人”、“华民”、“华工”、“华商”等。直到19世纪末，“华侨”一词才开始广泛使用，到20世纪初就成为海外中国人的通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政府主动解决历史存在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称华人。

漳州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有哪些人到过国外？我们无法确知。不过，到唐代僖宗时，已有漳州人去东南亚，俗称南洋。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起义军攻入福州后，转往广东时，曾率部驻扎在九龙江畔。不少漳州农民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起义军与唐兵在龙溪县境内的万松关交战失利，撤往广东。一部分起义军将士下海谋生，不少漳州籍士兵也随同前往

南洋，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扎根，繁衍子孙。10世纪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提到，公元943年，他途径苏门答腊时，见到“有许多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邦(今巨港)区域为多，盖避中国黄巢之乱而至者”。

宋、元，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日趋兴旺，同时有一些商人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经商而定居。

南宋末年，宋端宗赵是为元军追击，败于泉州，其弟赵昺仓惶逃至诏安时，诏安人张达与陈植、陈格兄弟等率兵民勤王，后率部随护驾卫护帝昺抵崖山，因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败，陆秀夫负幼主投海殉国，张达、陈格等亦捐躯，其残部有的远循东南亚各地。陈植潜回诏安发动乡民，共图复宋抗元，事败后，残部或隐姓埋名，或避居南洋。不少不愿臣服元朝统治的义士和难民也逃居国外，并终老于异乡。宋代学者郑思肖的《心史》记载：“诸文武臣流寓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他国”。从以上史实中可窥见闽南沿海人遁居南洋的端儿。

元代，世祖忽必烈以泉州港和漳州府诏安梅岭港为军港，于1293年屡次远征爪哇、安南、缅甸、暹罗等。当时被招募为远征军的漳、泉二府及粤之潮州府人甚众，多数充当水手。后来有许多士兵流落当地，与土著杂居，成为华侨。据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载：“(马鲁润国)有尊长原临漳人，陈其姓，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逐入此国，讨境不复返”。以后，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谈到，“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杜板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

千余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说明当时已有成批的漳州人定居爪哇。

从唐僖宗时至元代，由于国内政治动乱等原因，漳州人逃到海外避乱，最后定居下来，成为漳州华侨的先驱。但无论从人数来说，还是从移居的地域看，都是很有限的，并没有构成大量移居的社会现象。

第二节 明至鸦片战争前漳州华侨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至鸦片战争前是漳州华侨形成和广泛分布的发展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即明代初期和明末至鸦片战争前的阶段。

1、郑和下西洋为漳州人出国鸣锣开道

明初，朱元璋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于洪武四年（1371年）实行海禁政策，不许“濒海民众私通海外诸国”。

明成祖继位后，改变全面禁海政策，但严禁民间私商出国，以便朝廷独占外贸权益。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这是明初统治者组织的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航行，前后7次，历时28年（1405年——1433年），到过南洋14个国家。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在于“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但同时对于华侨出国和在南洋从事经济活动，以及南洋华侨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所带的随从大部分是漳、泉、潮一带的人民，因而和南洋通商逐渐频繁，留居南洋各地的漳州人也日益增多。如龙海角美镇鸿渐村许氏族人即于成化年间定居吕宋。尔后，鸿渐村人到南洋越来越多，至1491年，该村十户就有

八、九户到南洋谋生。现在鸿渐村还保留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郑和庙”。成化七年(1417年)龙溪县海商丘弘敏等私下通番，航行到马六甲，后常有航船到南洋各地。

明王朝屡次厉行海禁，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是禁不住的，“海者，闽人之田也。”郑和下西洋后，这种“朝贡”式的官方贸易逐渐衰落，而私人海上贸易都活跃起来。漳州月港是明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贸易港口。明崇祯《海澄县志》记述说，月港过去很荒凉，是海鸟渊鱼的极乐世界，地尽盐卤，虽一岁两熟，收获仍少。于是饶于心计和孔武有力的人，往往视海波为阡陌，倚帆墙为耒耜，有钱出钱、作资，无钱人出力为用，远航外国，以中华之产，易其货物而归，博利可达10倍，故民乐为之。虽为政府所严禁，但为利所驱，明知故犯，纵吃苦也甘相沿成俗。于是船舶趋风扬帆，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之声不绝于耳。月港成为中外海商互市的中心。不少漳州海商在南洋各地留居。“闽南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当时月港附近的一些地方，如与月港毗邻的石码，月港东北方向的海沧，东南方向的港尾卓崎，西北方向的石、角、东(今角美一带)，甚至远到漳属各县，已有许多人取道月港出国谋生。

从月港出国的漳州华侨大多前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而以移居菲律宾人数最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孙。”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吕宋商贩达数万人，其中福建漳州海商占“十之八”。日本也是月港商船常抵达的国家。由于倭患，明政府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但是“私商”“率多潜往”。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鲜国王咨明朝礼部

言：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而为台风飘至朝鲜者，前后共达4人以上。至嘉靖末年，国人赴日者已达二、三万人，其中大多为漳属各县人。

2、明末清初是漳州人出国的重要时期

明末清初是漳州出国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是漳州的城市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人增多，竞争激烈，在城市经济中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其次是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准许民人出洋贸易，月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这使漳州人出国的渠道畅通，海外华侨聚居点与祖国和家乡的联系日趋密切。第三，嘉靖中期，“倭寇之乱”，东南沿海动荡不安，漳州民众纷纷漂洋谋生。

明末漳州人民仍以移居菲律宾最多。“是时漳泉人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庸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584年，由漳州月港驶往菲律宾马尼拉的商船有25——30艘，随船前往的商人和移民多达4000人。菲律乔治在《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一文中说：“赴菲的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据史籍记载，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去东洋的商船每年获准44只，据当时福建巡抚许孚远所述，有41只商船往菲律宾。

随着中菲贸易的发展，赴菲的闽南人大量增加，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疑虑。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殖民当局第一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海澄县志》卷十八记载：“万历三十一年，吕宋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澄人十之八九被杀。”“存活者不到八百人。”由于福建官府及地主豪绅横征暴敛，

迫使漳泉破产农民、商人、工匠不断离开家园赴菲谋生。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从漳州月港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全年共有25艘，共载去移民2011人。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对华侨进行第二次屠杀，1.2万名华侨惨遭杀害。经过两次大屠杀，漳州华侨把菲律宾视为畏途。

明末日本漳州华侨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早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赐给琉球(今日本冲绳)“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当时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手，操舟善计，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这批闽人到琉球后，国王“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久米村)，亦称营中。”这是明朝仅见的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明万历年间，明政府应琉球国王所求，再次赐给移民补充三十六姓缺额。第二批移民中有漳州府籍四姓五户，即：

龙溪县人王立思(1551年——1600年)，号肖国，万历十九年(1591年)迁入琉球。题准补入三十六姓，并授通事、赐宅、给俸。

龙溪县人阮明(?——1607年)，号文菴。万历十九年(1591年)同王立思迁入琉球，授都通事职。

龙溪县人阮国(1566年——1644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琉球使臣菊寿等人贡，因迷途误入浙境，阮国奉闽浙巡抚金学曾之命，为其导航至京，又护送其回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琉球长史蔡奎入京请封，迷失归途。阮国和毛国鼎奉福建地方长官之命，送其归国。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神宗遣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出使琉球册封尚宁王。因琉球乏人，阮国领都通

事衔迎天使至琉球。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题准入琉球仕籍。

龙溪县人毛国鼎(1571年——1643年)，字擎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琉球长史蔡奎迷失归途，国鼎与阮国奉福建地方长官之命，送其归国。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册封使夏子阳，事毕回国，国鼎授都通事随王舅毛凤仪城亲方陪送，并上京入贡谢恩。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题准入琉球仕籍。

龙溪县人陈华(1590年——1654年)。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在粤东遇台风，船飘浮至琉球庆良间岛，后题准留久米补三十六姓，授讲学和都通事之职，掌国教贡事。

上述四姓移民在琉球与当地人结婚，繁衍子孙。现冲绳县那霸市有“阮氏我华会”、“久米村王氏门中会”、“久米国鼎会”的民间社团组织，其成员都是阮明、阮国、王立思、毛国鼎的后裔。

明万历年间到日本长崎的漳州人，大多是为通商贸易而来。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六艘开到长崎，26日又有两艘，载糖开到长崎；1615年6月3日，又有漳州商船载有大量砂糖开到纪伊的浦津。随船出去贸易的商人数量亦随之迅速地增多。据万历四十年(1612年)兵部的估计，往日本贸易的海商，“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由于贸易发展的需要，便有一些漳州商人留居下来，开成漳州邦。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把长崎的净土宗的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作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传递活动场所。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龙溪医生陈冲一为避战乱移居鹿儿岛。其长子陈道隆后来移居长崎，1614年被委任为大通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漳州船主欧阳云台移居长崎，于1635年被委任为“唐年司”，其子欧阳物于1662年被委任为大通事。1640

年，龙溪石码人陈朴纯为我国儒门后裔，以东游长识，到日本长崎，留居下来，娶霸妇西村松月院为妻。

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许多人不甘为清朝臣民而逃亡国外。如漳州府龙溪县廿八都回鄙玉洲上社陈养纯，因“避难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服。”漳州府海澄县潘文彦及其妻也因“义不事清”而流亡越南。

清顺治年间，漳州龙溪、海澄、东山等县是郑成功军队与清军据争的地方。后来，许多漳州人跟随郑成功到台湾。清庭为切断郑成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宣布“海禁”，明令“禁造两桅以上的大船”。并声称敢于“移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处决，立斩。”但不少漳属人民不顾禁令依然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军攻陷台湾后，由台湾逃到南洋一带的漳州华侨也很多。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至50公里的内地。自闽安镇起，北至海埕620里，南至闽粤两省分水关1150公里，福、兴、漳、泉四府，划为界外之地的多至25904顷，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无数百姓，流离颠沛”。据沈澶著的《郑氏始末》一书中说，迁移沿海边防居民，以恒为界，海澄自一都至六都皆为赤土。”《清圣祖实录》记载：“由于清廷下令宣布大肆迁界，漳州府沿海居民庐舍为废墟，田园荒芜，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由于人民不断进行反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清政府不得不放松“海禁”，但仍禁止居民出国。然而漳州沿海民众乘海外贸易之机纷纷搭贩洋货商船出国。

清初的华侨政策，总体上还是严厉禁止民众出国，特别是实行南洋禁船令时期，对民众到南洋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